

## 编者首语

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课题，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上花列传》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风，还是写周双玉的骄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庭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摇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辘一木主编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  
陈月瑶苑用形貌缘理

I 中…瑶 II 邴…瑶 III 邴古典小说 IV 邴邴邴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邴 第 邴邴号

##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出版：摇摇摇摇出版社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苑苑伊苑苑自瑶员最

字数：源远千字

印张：圆缘缘印张

版次：员怨年 苑月第 员版

员怨年 苑月第 员次印刷

印数：员原原册

书号：陈月瑶苑用形貌缘理 圆

定价：苑圆元

摇摇

#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编委会

摇摇摇摇摇总策划摇摇陆摇远

摇摇摇摇摇主摇编摇摇邢一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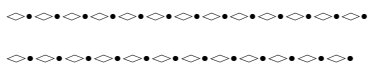
摇摇摇摇摇编摇委摇摇邢一木摇孙永清

田晓娜摇马仁真

邓斌芝摇其摇风

## 目摇摇录

|       |                    |      |
|-------|--------------------|------|
| 第 一   | 回摇真结义赵大郎托妻寄母 ..... | (猿园) |
| 第 二   | 回摇假肝胆蒋佛哥禅室偷香 ..... | (猿苑) |
| 第 三   | 回摇堕烟花杨巧姑现偿夫债 ..... | (猿猿) |
| 第 四   | 回摇穷秀才十年落魄 .....    | (猿园) |
| 第 五   | 回摇老闺女一念怜才 .....    | (猿缘) |
| 第 六   | 回摇贵门生千金报德 .....    | (猿园) |
| 第 七   | 回摇石门镇鬼附活人船 .....   | (猿缘) |
| 第 八   | 回摇邬法师牒谴酆都狱 .....   | (猿园) |
| 第 九   | 回摇桃花桥巧续鸳鸯偶 .....   | (猿源) |
| 第 十   | 回摇谢宾又洞庭遇故 .....    | (猿怨) |
| 第 十 一 | 回摇杜仙虬燕翼传诗 .....    | (猿缘) |
| 第 十 二 | 回摇严协镇幕中赠美 .....    | (猿园) |
| 第 十 三 | 回摇东方白月夜遇花神 .....   | (猿苑) |
| 第 十 四 | 回摇贾琼芳燕钗联凤偶 .....   | (猿园) |
| 第 十 五 | 回摇老苍头杀身救主翁 .....   | (猿苑) |
| 第 十 六 | 回摇僧宝藏尼偶谐云雨梦 .....  | (猿园) |
| 第 十 七 | 回摇佳人旋施大开方便门 .....  | (猿苑) |
| 第 十 八 | 回摇昭庆埋踪惊遇烧香客 .....  | (猿园) |



## 第一回摇真结义赵大郎托妻寄母

诗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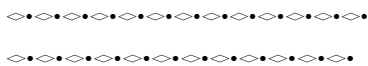
谁云结交易，结交苦不深。  
结金罕结义，结面难结心。  
羊左久不作，范张莫望今。  
平时酒肉眼不白，才遇孔方心便黑。  
纷纷翻覆似波澜，多少良朋变仇敌。  
请君满泛手中觞，听我新编畅胸臆。

这一首诗，是说那人心叵测，交友最难。盖因朋友列在五伦之一，无论士农工商，以类相从，少不得各自有个相与的朋友。只是古道日非，人情浅薄。那仗义疏财，慨然诺急患难的绝少，以黄金多寡，为交谊浅深的最多。所以富贵与富贵交则终，富贵与贫贱交则不终。先富贵而后贫贱，则亦不终。当其显达与殷厚相等，则意气类洽，把臂订盟，以为同胞，始可拟管鲍不足尚也。及至事变临身，一朝颠沛，休指望赤胆相扶，就把那脸儿翻转，视如陌路，甚而惟恐祸害牵连，逢人推说从来不曾相识，这也还算是厚道的了。每见今世险刻之徒，往往乘友落难，阳为排解，阴实从中取利，更或假意说盟说誓，专等堕入局中，即便下手，有田产则利其膏腴，有妻妾则乱其闺阁。交道至此，岂不深可痛惜。所以昔贤曾有翟公署门、朱穆著绝交之论。还有一个杜工部，在长安时，每为旧交所薄，做下古体一章云：

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  
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

据着这首诗意，可见人情恶薄，交谊鲜终，自古迄今，大都如此。然虽是这般说，难道世间，果然没有一个言必信，行必果，重义轻财，有肝胆的真丈夫么？只因损友多，益友少，与人相处，也要察其贤否，方可定交。决不宜轻信受欺，以致厚始





莫逆。

忽一日，蒋云为有讼事在县，清晨梳洗，打从后门出去。只见井栏边，站着一个后生俊俏妇人，提桶汲水。近前仔细一看，那妇人果是如何？但见：

轻盈态度，袅娜身躯。只须这脸晕桃花，自应愧宋玉；堪美那眉横纤绿，何必倩张郎。虽则云鬓蓬松，越显得天然媚丽；惟此綦巾缟服，却偏有别样风流。

蒋云立住了脚，直等那妇人汲了水，跨进门去，把众邻居屈指一数，才晓得就是赵相的浑家。一头走，一头暗想道：“怎知赵大的妻子，却有这般美就，必须寻计弄他上手，方遂我愿。”自后，不时买些新鲜果品，送与王氏。每事假效殷勤，与赵相愈加亲密。也是事该凑巧，赵相为因父亡，借了一主官债，历年还过本利，尚有债尾未清，意欲求让。怎知宦家的帐目，岂肯容你欠少分毫。当下差一管家，唤做顾敬，率领众仆到门厮闹。那赵相又是少年性子，执意不还。只是一人怎敌得几个狼仆，竟把一根麻索，套在赵相颈上，便要扯去禀官。隔壁董近泉，与对门几家邻舍，虽则上前相劝，都晓得是乡宦的势头，谁敢拦阻。里面王氏急了，也顾不得体面，直走出门外叫屈。正在分解不开，恰好蒋云同着一伙朋友回家。挤开众人一看，见是赵相，不觉吃惊道：“原来是赵君甫，为甚遭此殴辱？”便奋勇向前，把那几个扭住赵相的，夹耳根一连数掌，打得放手不迭。顾敬道：“蒋三官，不要管这样闲事。我们这个墙门，也不是好惹的。”蒋云回头，认得是顾敬。便道：“顾老兄，大家通是相识的。这个赵大官，是我表弟，也是一个有体面的人。纵或宿逋未清，那有讨债就如捕盗的一般。凭你什么显宦，我蒋公度也是一个丧门吊客，那势焰是压我不倒的。幸得老兄曾经会过几次，且到城内去，待我做个薄东，大家讲一明白。”众人听说，俱道有理有理。遂至普照寺内，拣一个幽静的酒馆坐下。饮至半酣，顾敬道：“这项债负，年远利多，要让也是说得过的。只是赵君甫须要央着原中，或求家老爷的至戚，当面说明，取出借契，方为了局。岂有关了门自改年号，并不曾说个明白，蛮做主要让。殊不知差了我们弟兄，若是帐目不能清楚，家老爷须要见责。及至催逼要紧，又道弟辈改有情面。终不然，难道我这几个弟兄，代你赔了不成。幸得遇着蒋三官，是个世事朋友，天大的人情，俱卖在他面上。只是古语说得好，还债须还债尾巴。若不还去根头叫绝，那时差着愚弟兄，再来冒犯，休要见怪。”蒋云道：“承教，足见厚情。今日已晚，诸兄且请回去，只在明日饭后，小弟自来见你家老爷。但求诸兄从中帮衬，家表弟决当重谢。”原来蒋云专管闲事，兼以写状出名，在郡乡绅，凡有讼事，都来





二人自结义之后，比前愈加情密，俱不消细说。那一年，忽值荒旱，米价腾贵至四两一石。赵相打从城里走了一遭，回到家中，闷闷不悦。王氏再三诘问其故，赵相答道：“孩儿非因别事，只为天旱年荒，米珠薪贵，似此坐吃山空，将来何以度活。意欲出外为商，又虑家内没人照管，所以进退两难，踌躇不定。”王氏道：“我亦久欲令汝做些生意，只虑你从幼不曾远出，况兼行业颇多，不知做那一件，可以趁些利息。今汝既要出外，岂不闻男儿志在四方，我岂阻你。即家内之人，倒也不消忧虑，少不得自有蒋三官看顾。但不知去到何处地方，置那一件货，可是稳当的么？”赵相道：“闻得湖广米贱，有一朋友与儿同姓，唤做赵云山，家累千金，向在六陈行内擗贩。儿已与他计议，若到彼处采归，算来倒有五六分利息可趁。”王氏喜道：“既获好友提挈，不须疑虑，即应相约起程，我亦收拾些钗环典押，与汝凑作本资，多采得几担也好。”

当晚母子二人，商议停当。次日早起，先到赵云山家里，约准了起身日期。随后又去请着蒋云，午后小酌。遂即置备鱼肉等件，买了一坛好酒。到得下午时分，整理齐备，就把蒋云请了过来，摆开桌子，捧出杯盘，却是时果五色，小菜十碟，荤菜十碗。蒋云道：“今日此酒，不知贤弟请着那一位尊客，却是这般丰盛？”赵相道：“愚弟不材，全赖仁兄覆庇，为此特设蔬觞，屈作片时闲话。”蒋云道：“自家弟兄，只须便饭，若用客礼相待，下次便不敢叨扰了。”就此坐定。初时，把些衙门中事情闲叙，以后酒过数巡，赵相取出大杯斟满，双手递与蒋云道：“请兄满饮此杯。”蒋云再三推谢道：“贤弟，你悉知做兄的贱量最浅，为何今日把酒相劝，反是这般客套起来。”赵相道：“吾兄尊量，弟岂不知。只是这一杯鲁酒，非比等闲，兄若肯饮，小弟才敢有事相托。设或固辞，必然见怪，弟亦不敢后齿了。”蒋云只得勉强饮干，乃问道：“酒已领命，愿闻所谕。”赵相道：“弟因先父早背，老母相依，虽则痴长二十，未尝远越闾里。曾闻男子悬弧以志四方，况值先业飘零，若仍株守，岂为长策。今又蹇值荒旱，米价骤贵，幸有敝友相挈，偕诣楚中。所恋恋者故乡亲友，一旦远别，岂能无感。所放不下者，老母弱荆，无人照顾。天幸仁兄谊同手足，向叨荫庇，谅不以弟出而即见疏，故特备一卮，屈兄言别。弟若出门之后，倘或有甚外事，并薪水空乏之处，俱赖一力周全，使老母得托惠存，荆人不致浩叹，皆出于仁兄之大渥也。倘蒙金诺，足荷■铅。”蒋云听罢，欣然笑道：“某虽谫劣，素以侠义自许。况与贤弟，曾经订誓，言犹在耳。尔母即我之母，尔室即我之婢也。但请放心前去，不必系怀。”赵相大喜道：“既蒙兄见许，望乞上坐，请受小弟一拜。”蒋云慌忙用手搀起，赵相已是拜了下去，遂一同拜了两拜。赵相不觉泪流满颊，蒋云解慰道：“吾弟





明明有意的了。原来王氏，年虽三十五岁，姿容白嫩，倒像三十以内的。自从守寡，已经八载。既当久旷之际，又值一个光棍后生，终日在家，娘长娘短，肉麻亲热。不要说王氏，就是贞节妇，只怕也着了邪魔。倒亏冯氏做人正气，在旁碍眼，不便勾搭。闲话休提。

且说王氏，为因自己的生辰已近，要请观音庵尼姑，唤做静照念经。预托蒋云，置备蔬果香烛等物。蒋云暗喜道：“只在这尼姑身上，便可以成就我的好事了。”遂将银二两，即到庵，送与静照，要他如此如此。

原来静照虽入空门，却惯会与人做那马泊六的。见了一锭雪花细丝，满口许允道：“不劳居士费心，只凭我三寸舌，包你成就。但事谐之后，还求重谢。”蒋云笑嘻嘻的应了一声，即作别而回。当日午后，静照一径走至赵家，见了王氏，嘻嘻笑道：“别来未久，不觉尊容比前愈加肥嫩了许多，想是喜气冲冲，以致精神旺相。”王氏叹口气道：“穷居孤寡，有甚喜来。”静照道：“闻得大官人与蒋居士结为弟兄，得人扶助一喜也。又闻大官人出外为商，必获厚利，二喜也。目下更值寿诞伊迩，三喜也。还有意外之喜，难以枚数。”王氏笑道：“多谢师父，但知我的喜，怎知我忧柴忧米，支持门户，若不可言。日来正为贱诞偶临，已买下些香烛，意欲屈请贤师徒二位到舍，念经一日。尚未专人相约，谁想顺风儿吹得来。”静照道：“我亦正为此特来相请。若到宅上，打搅不便。不如赍了香烛，光降荒山，待与家师静悄悄的多诵几卷经，倒觉省便些。未知尊意若何？”王氏道：“如此甚好，至期容当早起叩刹。”遂欲具斋相款，静照推谢而去。只因此一来，有分教：

寿辰翻作鸳鸯会，尼刹新开方便门。

到了那一日，王氏清晨梳洗，留着冯氏在家，同了蒋云，并蒋云家里一个小厮，拿了香烛蔬果，来到尼庵，周围一看，果然好一所幽雅禅室。但见：

门外水浮绿藻，篱边烟锁垂杨。

只有白云一片，时同野鹤回翔。

当下静照接进殿上，只见佛座前烛火辉煌，香烟缭绕。那师徒两个，早已念完了一卷药师经。王氏向佛参拜礼毕，老尼就来邀进房内吃茶。静照道：“蒋居士也到里边，一同吃了茶罢。”王氏道：“多谢师父，总没有外客，只该一处同吃了。”既而早饭已过，静照与老尼，自在佛前诵经。蒋云领着王氏，四围闲看。每每将些风情说话勾引。王氏只是笑而不言。停了一会，静照又来催唤吃斋。等得王氏和着蒋云，进入

一夕，云雨毕后，王氏搂着蒋云，低声说道：“虽获与你绸缪数夜，唯恐隔壁听见，曾没有一遭像意。就是说话，也说不得一句儿，这却怎处？”蒋云道：“便是这样干事，我也甚觉气闷。今后就放荡些，料想不妨。”王氏摇首道：“这个怎么使得，倘被听见，教我怎样嘴脸。”蒋云笑道：“若要不知，除非莫为。任你做得隐藏，只怕瞒不到底。倒不如拖在浑水，塞住了他的口，就使日后兄弟回家，也还可乘间往来，不致与你断绝。”王氏沉吟了半晌道：“这个意思，倒也不差。只是太便宜了你。”两个说得兴浓，又云雨一次。以后蒋云搭着冯氏说话，王氏便远远的闪了开去。自古道：“上梁不正下梁参差”，那冯氏虽极正气，怎当蒋云日逐引诱，到得睡时，又听着些淫声谰语，情欲久疏，熬煎不过，怕不走了邪路。那蒋云又胡诌哄道：“昨日有人自武昌回来，说在同寓中有个姓赵的朋友，与一妓女留恋，亏折本钱，回家不得。我想此去湖广路程不多，况且余米是一件极易的交易，为何耽搁许久，杳无音信。或者果有此事，亦未可知。”冯氏听说，也不辨真假，就怀着醋意。心下转道：“他就在外作乐，并不顾我，我又何必苦苦的守着他。”原来妇人家，随你贞慎端方，偏是那妒心最重。当下冯氏念头一转，对着蒋云就有几分好意。王氏在旁，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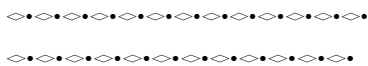
絮絮的说着蒋云许多好处。

一日，偶然谈起西厢故事，冯氏道：“崔莺是个失节之女，说他甚的。”王氏变色道：“男女之间，大欲存焉，你看世上妇人，那不失节者能得几个。只要择人相处，不致淫滥，也就够了。那个马儿不吃草，这样满话，是说不尽的。”冯氏低着头，便不做声。当日傍晚，蒋云买了一尾鲜活青鱼，拿进厨下。恰值冯氏独自立在灶前，蒋云道：“闻得婶婶爱吃鲜鱼，特买得这一尾，把来与婶婶做夜饭。”冯氏道：“有甚好处到了伯伯，只管要你费钞。”一头说，一头伸手接鱼。蒋云随手，就将那雪藕相似的玉腕，捏上一把。冯氏含着笑，佯做不知。蒋云觉有几分光景，心下暗喜，就把些闲话鬼诨了一会。只见冯氏低着头，两手托在腰眼，急急的走上楼去。蒋云随后潜步而上，伸首看时，原来冯氏为着小便要紧，进得房门，开了便桶的盖儿，朝内就坐。及至撒完了尿，掀起那肥肥嫩嫩的屁股，拈纸揩抹。不提防蒋云站在背后，看了好不动火，连步向前，拦腰抱住，急得冯氏双脸涨红，低声喝道：“青天白日，这是什么勾当。我若叫喊起来，只怕丧尽了你的体面。”蒋云道：“我爱婶婶十分标致，若能亲近玉体，死亦甘心，何况体面。”冯氏又再三哀恳道：“既要如此，须放了手，待夜间来和你同睡。”蒋云笑道：“只怕你骗脱了身，就要变卦。”冯氏道：“若我翻悔，不得好死。”蒋云才肯听信，虽即放开。（注：此处删去 圖 字——编者）那一夜，巫山有路，果然成就了云雨之梦。正所谓：

水性妇人难保节，贪淫男子会偷情。

蒋云既把冯氏一并勾搭，每夜婆媳两个，轮流淫媾，自此进出，益无忌惮。虽则被窝中做事，怎瞒得隔壁对门几家邻舍的耳目。那做裁缝的董近泉，常把微词取笑，思欲起发蒋云的酒吃。蒋云若是一个知事的，就请他吃了一杯，也免日后多少是非。只因自恃衙门走动，结识绅衿，眼里那有董裁，怎肯费着东道。近泉见不招揽，心下愤愤不悦，只等赵相回来，指点捉奸，且按下不题。

再说赵云山同了赵相，自从起身去后，一路无话。到了湖广省城，投入牙行，正欲置货，忽因小衅斗殴，犯了一头假人命。赵相虽幸从宽拟杖，却因云山陷入囹圄，日常送饭，还要与他衙门打点。自六月初旬到彼，直至九月终，囊资罄尽，方获审谳。两个怏怏失意，只得收拾起程，连夜赶回，已是十月中了。先到云山家里，放下行李，云山取出碎银一包，付与赵相道：“虽是你我晦气，遭了这场屈官司。然兄是折不起的，怎教你费尽而归。可将这几两碎银，回家使用。待我催讨帐目，再借些与兄作本。”赵相因以离家日久，记念母妻，巴不得一步跨到家里。急忙忙接放袖中，



背了被囊，作别而归。到了自家门首，时将亭午，门犹扃闭未开。连连弹叩数下，里面婆媳两个，因与蒋云鬼混了一夜，睡到巳刻起身，正在梳洗。忽闻门上敲响，侧耳细听，知是赵相回来。不觉吃了一惊。说话的，你说错了。大凡久出乍归，室家相会，自有一段跃然欣喜之状，为何倒说吃惊？只因心下虚怯，虽欲勉强装出笑容，怎奈忸怩情态，终不能掩。就是做客回家，少不得雇人搬运货物，热热闹闹，也有一番得意光景。却因赵相犯了官司，资本丧尽，虽则到家，神气消沮，不觉垂头叹息。当下相见毕，王氏就盘问道：“你为何羁留湖广，直到今日才回？置得什么货物？何不令人搬取到家？”赵相便把前后事情，备细说了一遍。冯氏道：“我不信，偏有这样横祸。你莫非在花街柳巷，迷恋娼妓，折了本钱，反捏这无影的话儿，归来搪塞。”赵相正欲分解，忽闻门响，却是蒋云时来探望。赵相慌忙延入，再三致谢。蒋云道：“适间偶在路上，遇着赵云山，始知贤弟已经回府。又闻在彼遭了一场屈事，此真意外之变，殊可扼腕。然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贤弟前程远大，亦何必以此介怀。”赵相连声叹息道：“小弟是个失时落运的人，料想决无好日。”说罢，又把些闲话叙了一会，连忙置备鱼肉酒果，烧个利市，就把来请着蒋云。

当晚，饮酒中间，婆媳两个相继出来，带着笑，连连斟酒相劝。赵相心下就有几分猜疑。因得睡后，云雨之际，冯氏反若勉强迎接，并不像往时有许多贪恋欢喜情状。及至事完，又只管称赞蒋云的好处。赵相十分不快。将到黎明，即起身梳洗，遍向邻居探望。落后才到董裁家里。董近泉一把拖进店后，揖毕坐下，问过寒温，董裁道：“自从大官去后，瞬息半年，使我两口儿时常挂念。谁想晦气，折了本钱，家内又没人照顾。老朽虽你紧邻，各自门各自户，怎好管得。今后大官切不可再要出去，早晚有人来往，亦须防察。后生家，体面是要紧的。这是老朽的好话，休得见怪。”赵相听了这一番言语，益觉怏怏不乐，遂即起身回到家里。恰值赵云山同着几个心腹朋友，设酒在白龙潭船内，要与赵相解闷，遣人相邀，立等同去。赵相不能推却，即时迤迤出城，来到船中。早饭已备，饭后把那象棋，略略消遣了几局。时未过午，将酒饮起，直至黄昏始散。赵相已是十分沉醉，一路踉跄而归。将次到家，偏那心上的事儿，却又记得明白。遂不向前门，竟悄悄的打从后门而来。伏在门上，侧耳听时，蒋云果然在内说话。初时模糊，听不明白，只听得落后两句道：“撞着了不好意思，我向后门去罢。”赵相此时，酒已全醒。不觉怒从心上起，正欲敲门进去，猛听得门栓一响，里面蒋云又闯将出来，两个劈头一撞，赵相立脚不住，竟是翻身一跤。蒋云认道是邻舍人家听他动静。勃然大怒，竟把赵相按在地上，着实打了数拳。恰好婆媳两个，把着灯盏送出。听得有人跌倒在地，连忙移火一照，却是赵相。惊得蒋云放手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